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集部八

古文集成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文集成七十八卷舊本題廬陵王霆震亨福編不著時代觀其標識名字魏徵猶作魏證而宋人奏議於朝廷國家諸字皆空一格葢南宋書肆本也卷端題新刊諸儒評點字原本於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真德

秀之文章正宗樓昉之迂齋古文標註一圈一點無不具載其殆理宗時所刋乎集以十干為紀而自甲至癸皆稱曰前某集則有後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録自春秋以逮南宋計文五百二十二首而宋文居十之八雖多習見之作而當日名流其集不傳

於今者如馬存曾丰程大昌陳謙方恬鄭景望諸人亦頗賴以存所引諸評如槐城松齋數齋郎學士戴溪筆議東塾燕談之類今亦罕見其書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選本傳世者稀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循覽也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一

序

送孟東野序 韓愈

迂齋批 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錯綜妙處）人之於言也亦然（此是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有不得已而後言（不平）其歌也（聲）有思（不平）其哭也（聲）有懷（不平）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活）樂也者（聲）鬱（不平）於中而泄於外者也（善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入人來錯綜妙甚）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

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及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幸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見鳴字）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

原鳴亦自鳴其不幸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此數語褒貶相錯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

觀皆以其所能鳴（見前數子是達者）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語有輕重）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面許多鋪敘亦兼有此兩段意了）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

送文暢師序 韓愈

東萊批 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 頭兩段起語新文義見意格正 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 下段鎖前二段有力 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 上段一便以古人之言引證大段自在 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觧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此見昌黎本意處）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主意）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警策精髓處）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起好警策）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大抵古人許予不肯直致言詞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承接好）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應後）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

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應前結好）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應後說起善惡相形）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先說至不好事然後形容聖人好處）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此說聖人之道本原見儒者有來歷）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承接上文有力）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

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見得浮屠無根抵此句結簡有力）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應前）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最警策處）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結得最有意說破有不盡意）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應前結好）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餘意○此段結得如破的）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昌黎本意兩句說儒者連下五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二句見得不是昌黎有意予文暢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一有情字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一作聞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

生兎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傳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

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音韓）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音衢）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得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

之學而欲至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東萊批 雖句少極有反覆

魏齋古文標準評曰 此篇文勢轉圓如珠走盤中略無凝滞加之論為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庸夫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一篇骨力）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下的當）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下的當）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譬得切）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下得好）有達於理者（斡旋）

一篇精神得不畏而恐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蠶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慴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應前直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公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蚤蛤珉石混而

稟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

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游生還鄉讀書序

東堂毛　澤民

吳人有欲舟而之宋者不問途之所從不具竿檝桅柂帆縴信水而下順風而前沿番陽渡彭澤過九江郡浮岳陽洞庭至于荆州問之則楚也更信而之焉泝三峽望峩眉則既入于蜀而宋益遠矣歲月耗而舟以弊陋意將還而茫然矣故卒以荒唐無歸此不知途不利器之罪也今有之宋者吾將告曰必具竿檝桅柂帆縴求嘗至宋者道之自西至于揚州浮淮泗泝汴水不幾乎宋歟今而必有之宋者乎之宋者多而未必皆有舟也

有舟者不悲不至宋庶得其道而之焉游生於學類欲宋而有舟者也雖未即至宋又未至迷妄而之楚蜀然試求其竿檝桅柂帆縴得無猶訣然乎且將必具之乎將求其嘗至宋者為之道乎茍如是宋遠乎哉元豐九年冬吾始見游生於餘杭州黑面而峻眉目好頡頏作氣有古燕趙士風自言寡師友不喜讀古今人文章見其獨有前後所作歌詩文論一篋東西南北隨之閑暇輒自讀誦不厭吾惜其漫濫而無歸孤陋而無根欲其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以成其美材而庶幾於道將行也作之宋喻以告游生勉乎哉吾且見生至宋也

送應太丞赴闕序 賁窓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煕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縣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

疾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毎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
政真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吉遠近稚耋皃從理入
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
請于朝然滿且名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
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
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艶卉無兩日長而鉅柏之亭亭參
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耶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
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台者不

聖尊赤子之乳也召之賛奉常者有典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為之兆也某下邑幻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露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束縛千兔未白此悃别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意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為規乎尚何規盍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浸踈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燠未齊宜戸牖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

鼎宗社詒爾父老先生去是邪非忘之也起而漸澤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為先生也再祝為父老也三祝自為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也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剛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士耕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悽歌而愴吟或詼諧而笑吁浩乎其自得而頽乎其處順

也與其闖伺於侯門孰若壯窓之高卧與其乞憐之于
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遯辭
以為媒厚禮以為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
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
守豢利慾而惡貧賤蓋溺焉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
望壓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
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一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

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者肩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矣遷徙之無常淆雜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非所有之常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動而遷於俗者蓋寡故授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妹以取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

定式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吾說語之

送羅永年序　楊誠齋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

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為可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欵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凡來與予别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為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恱我者之衆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恱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

儒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用儒變吏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不加多在彼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隷而變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容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樲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子者吾以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子獨病其嗤何也

送王主簿序　止齋陳傅良

苟可以寘吾力而寘致者得之之道也而假諸人者必廢今夫物其飛也以羽其走也以蹄其咮也以味未有非其自爲而得之者也而况於人乎是故吾播也斯穀吾植也斯果吾漁也斯魚吾畋也斯禽如是而或不得者則非其常不如是而或得者亦非其常天下之物莫易得乎水也井而飲池而澣瀦而注漑凡其足吾用者吾有之也而旦夕焉求諸人則必不繼雖火亦然宿焉而噓之燧焉而攺之無不得者半夜有急持束緼而叩

其鄰以請雖不吾郤火至且無及矣而豈不盡吾郤哉金在山珠在淵其難得固宜人惟利之也以縋淵窮嵗月鑿山而隧之果有得水火滿天下而金與珠隠深而匿遼𡙇吾力焉則金珠可覿不然而徯夫人水火吾見其鈌者矣嗚呼焉用以假人為哉假舟楫者廢涉假車馬者廢征凡天下之事假焉而不廢也幾希僕始力學切有意於用念今仕者進無援立無儔則艱孤以罹危於是慨然當世之公卿大夫願交焉以速化而既至此

恍然而莫之涯也以驚絶然而果不可以幸也以悲今則悵然曰嗟乎吾方能爲之而猶有命焉制於疾徐徒人乎取之跡矣哉是以勇於歸將益治其學以俟命之及今君以官窮亦惟親之老也家貧而養匱惻惻乎將有所求而亦不得以還吾察其貌以戚聆其音以怨故道天下之理與吾悔者慰規之庶乎其無尤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撙齋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

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
善厚行業具竭來告别意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
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
七國取士一出於容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
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容故士之出入於容與
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别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
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
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

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蔣而他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十數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

聖人藺足而不給况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抶不羈之才乃於廂夫髙枕之時出售其説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横渠張公載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横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横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予之彼且自満不復折而入於道

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厰用雖少慰所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為横渠公不俟其成而姑為時出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嗣决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為决擇會得其當焉

古文集成卷一

古文集成卷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二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一歐公

東萊批　此篇文字象一个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

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過得佳有幹旋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自下說上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此一段歸在顔子上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

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先抑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後揚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先抑後揚予讀班固藝文志自上說下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切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造語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句佳警策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

畀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者蓋如此纖佳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下得好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句佳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歸自已

送秦少章序　宛丘

迂齋批　此皆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　凡學者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益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起得新　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　學他譬喻　卷旗棄鼓衆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

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挠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蕭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榱輹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竒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

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泰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泰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譽至其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觧矣余觧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

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于胥不弃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羇窮憂患之時除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祖擇之序 石介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孫暨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書先生之銘于石以為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材巳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耶

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昭于天後之聖人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風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鬲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

歸來京兆不肯婢媚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覬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說蘊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逆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為辱而鼎鑊

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行之者非畏罪而强之者也予所以云姑而報之資爾

送楊寘序 歐公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宫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宫細者為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之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是不可以不學也予友楊君好學

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𢈔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别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

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大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若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覩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

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信之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予長遊贈蓋邦式　馬子才

予友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

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

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滀而淵深見九疑之絶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選宋玉高唐賦蒼梧暮煙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姸媚而蔚紆泛沉渡湘弔大夫之䰟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壯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塲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

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劒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

學遊以來奇而欲操觚夷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張顛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庖丁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莊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以神遇不以目視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

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俞彥明字序 馬存

日月星斗之明非不暐也天下不以為驚水涵太虛燈破幽室非不瑩徹也天下不以為驚物之抱負靈燿而埋藏於荒磧壓壤之中寂寞之境抑遏拂蔚終不可沒而時吐光怪衝射天地天下之人始驚以為神奇吾友乃江南豫章人也請以豐城古獄之事為君道牛斗之

間河漢之表昔時有異氣紅光紫氲盤礴衝激夾衡璣杓摇而奪之色此龍泉太阿之精也龍泉太阿者天下神劍也固當抉浮雲截流波刺虎南山膾蛟長橋追城飛塵河角有彗掃戎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提攜四顧間天下事誰有不平者乎此劍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今沈屈而在敗牢重鑰之下是其氣不得不暴露而憤發非以耀世也乃其不可遏者固如此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廊廟之上事業昭著

天下之人以為當然不以為驚至於懐負利器鬱鬱而不得於時因感慨徼見芒刃故其可喜可愕者多發於窮時吾友自未弱冠之初已能飛步上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壯矣其間坎壈䝉舩前跋後疐其躍也如有蹶之其哆也如有䋎之豈非天欲大感慫君而使之發精熚也予雖愚弱不靈前日君自執手相許以友又謂曰予其字我而併序其意敢取寳劍鄉閭之舊事聊以相感君其自磨無刑于衆予將見張雷博識之士有

為君鑒拔者矣又將見西山壯嚴之骨華陰之英有以排拭君者矣煌煌熒熒奪人精爽其見有日矣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惟自昭而進者終不可揜屈故字彥明以晉叔

侯孟字序　馬存

侯孟名夫求予為字之說予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自名者豈慕淮將軍仲孺之為人邪君以夫字孟者豈慕洛陽劇遊俠之為人邪二子非全人儒生法士之

所諱道也予以謂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之所知推鋒陷堅決死雠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謟諛而重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遜果於犯上使氣盃酒之間乃其短耳吴楚舉大事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諸侯之無能為使諸侯得之則大將軍必以為憂一人之身為兩軍之輕重此劇遊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之公議乃所短耳吾欲刬去二子之所短而収其所長持以贈君幸君無辭而受之可乎予與孟同

居相悉也知孟之為人氣直而貌質行方而言謹與人要約勇於必信故喜取天下之偉士為孟激揚而稱道之雖然吾因孟竊有所感矣今孟乃趙人也古稱燕趙多慷慨謀略之士吾嘗欲登大行之巔遊邯鄲之道覩井陘常山之險放聲而悲歌大醉以起舞劍鳴腰間精爽傍射庶幾乎意氣必有感者恨以羈留未能也孟君還故鄉千萬為我道此言囊中之錐頴脫而立見者其誰乎賣漿之家屠斗之肆尚有昔時傲遊之叟者乎庶

甌畜牧亦有遺種可以將兵者乎如其舊態尚在幸為我望燕山之故雲梯易水之悲風扼腕乎沙漠之壯可以動心否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存

東萊註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容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

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隣里鄉黨相悦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已待臚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覩狎友入室握手説無説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觧劍而指廩者乎見三國魯肅傳曰無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與款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胷中耿耿

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淅乃敢出門户莊逍遙遊適百里者宿舂糧今予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因驚怪子矣果如予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壯方有熖熖者必予也矣

答任子厚秀才序　撙齋

淳祐十年秋部使者以天子詔檄官六試隆興士余其一也每一題出與五人商略若為處則以科舉律戒焉

一黍絫不合輒黜士試訖余閱數百卷其為文不詭譎則腐不曠蕩則拘不峭崛則弛求其純與律合蔑如也肆余所見與其腐也拘也弛也者之終必不進穿若詭譎者曠蕩者峭崛者之容可收也雖然終必不進者與律僅合容可收者往往相違矣凡有司從事以律不以見故余所取五卷類非所喜者發而視之皆豐城人文既思豐城至寳之氣所在鍾而為人並而為文不應若是而已明年春復以檄留府有豐城士以謁入其題

為任賓坐少選出鏡古錄前有識其字為子厚余覽之大抵議論戰國君臣居多蘇秦張儀術至高也子厚竊畀之更求出其上其為文猶其為術也余追省向所閱數百卷其中類是間有之比之腐者拘者弛者信愈矣其如不與律合何哉雖然猶幸其可收也至寶之劍其氣粹可欲之謂善也其質厚有諸已之信也其鋒藏充實之謂美也其焰屬天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也其躍入延平津大而化之之謂聖也其幻為龍而莫窮所歸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子厚收至賢之精融之文章其焰屬天矣而斷續之狀時見焉意其初非自氣粹質厚而發之歟相過從纍日熟知其為人猶其為文也故余欲子厚以論語之鄉黨養其氣使粹以禮記之中庸大學培其質使厚以易之坤順大畜収其鋒使藏俟其久且滿也而自然發焉小則韓子文中子揚子荀子中則孟子曾子大則五經大而化化而神則易矣子厚識機明嘗試樵之與其求吾術之出儀秦上孰若求吾道之

出荀揚上邪子厚學力強嘗試踐之其持久也以堅其持滿也以虛更十年後天下不特慕子厚為文而已又將慕其為人也若夫晩年之業顧又於光輝之上加功否余未敢前言之

古文集成卷二

古文集成卷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三

序

六一居士集序 東坡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六一乎

東萊云此篇曲折最多破題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令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唐子西語録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大說立一句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下兩句承得好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

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小說）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警策說可以配禹）方秦之未得志也使

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来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輕重愈

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貫前）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仁宗年號）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回互）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仁宗年號）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喚起）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歐公有四子發奕棐辯是也）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

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豐贍不窮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戰國策目錄序南豐

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大羹玄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練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

迂齋批議論正關鍵密質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亞也咀嚼愈有味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盡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

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平說）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呂曰破向說 樓曰向之失在此）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呂曰下字）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呂曰要說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呂曰愈難）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樓曰舉孔孟之道以證戰國之失 呂曰不是）

孔孟強天下以太古難行之事最有力警策處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呂曰說孔孟活法最有力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呂曰轉換好接得自然處應上說破有力　樓曰結得定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呂曰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呂曰文字相承好不費力有上四句

無下四句文字弱樓曰與向相反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呂曰說出骨髓樓曰一切與不苟相反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樓曰說盡謀士態度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呂曰說戰國策士破骨髓其害尤可掩轉佳警策樓曰利害得失輕重相形使見分數多少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樓曰此是大害大失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呂曰害掩不得結佳而俗猶莫之

寤也呂曰接佳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呂曰過換好應前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呂曰結有力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呂曰餘意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呂曰關鎖好結有力雖平易中有千鈞之力量至此一端甚有力勢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呂曰至此前之意思都明）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呂曰有許多事不可廢）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唐鑑序　祖禹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六七百周以紂為鑑故

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遐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潜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

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怡宗為李述之囚辱臣眇尋
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
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
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
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
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
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

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

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𪗋𪗋於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古文集成卷三

古文集成卷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四

序

江西宗派詩序 誠齋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

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黄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

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遥遥也唐云李杜宋言蘇黄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闑臬固有永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盖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

玉車去罷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葢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黄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黄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不蘇李乎爾杜黄杜黄乎爾合聖與神蘇李不杜黄杜黄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猷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

春而肅如秋而爀盖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餬歔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間僂井今無恙乎因唱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逸非鈌㩟於是以謝幼槃之溯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宫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予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予其將焉

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澹庵文集序　誠齋

澹庵先生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僾也紹興戊午帝以顯仁皇太后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塞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

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

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觝斥將牢誕寘嶺海愁狖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蘄萃鉥劌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廋樀𤻲而不痒恫憪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来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没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從子涣族

孫祕袞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振于四方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

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某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某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庵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于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門人楊某序

杉溪集後序　誠齋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盖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焕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絶絃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盖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羣小崇奸黜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盖斯文之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

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大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扶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覩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續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搢紳紙價為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羣啾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騶歌而奏清廟之瑟鵔鸃冠胡服之競麗而覩黃収純衣之製其有大勲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余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濾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余者大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

又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余者亦大學
犯禁之說也今兩先生老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
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
集者示余請書其後余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
其篇首凡杉溪先生拔新領異之詩登峯造極之文既
攡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告予
者于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
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黃金斤易

坡文十盖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世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戹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戹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戹爾戹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為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

雪巢小集後序 誠齋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予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頷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

之所甚靳既取其所甚靳則不辭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恩嘗摘此語以啓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争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憐之也及甘露之禍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

得也使郊島見涯餘之禍涯餘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餘乎未可知也予不見本朝黄泰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黄泰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黄泰不見其誅使黄泰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黄泰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黄泰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黄泰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

所得者如此而今與日月爭光何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黄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黄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黄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横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怒是又天之横民也治横民者宜以横政既與詩人同為横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横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怒無怨言以安所致然

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予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續後漢書序 省齋

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不敢欺其心矣今向千載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説以為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

劉敗則犂蹙曹敗則稱快遂謂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茲豈人力强致也歟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爲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已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

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
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
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
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
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
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
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意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
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

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并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而常不追記英賢遺憂章於後以釋裴松之遺恨也昔周東遷浸以微弱至春秋僅存王城而吳楚强大縣地數千里皆僭稱王聖人斷然以夷狄守之昭烈土地甲兵甚非周比興於漢中適與沛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决非偶然孔子復生必有以處此乃為首探魏文當日之心次

舉蘇氏百世之說以合習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作續後漢書序

梁書目錄序 南豐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盖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

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

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説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

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學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古文集成卷四